

李 遠 著

十年改革
怪現象
五星旗下
啓示錄



十年改革怪現象

—五星旗下的啓示錄—

李遠 著

百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十年改革怪現象 五星旗下啓示錄

作 者：李遠

出版發行：百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128號希雲大廈5字樓F座

電話：5770232

圖文傳真：(852) 8956184

封面設計：楊志堅

定 價：港幣五十二元正

出版日期：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初版）

國際統一書號（ISBN）：962-343-039-6

版權聲明：本書版權不得侵犯，非經本公司同意，擅自轉載、出版、翻譯者，將被法律追究。

©PAI SHING CULTURAL ENTERPRISE LTD.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

序

本來這些近似於天方夜譚的「故事」不應該發生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的今天，然而中國共產黨在給大陸老百姓編織了四十年「共產主義天堂」夢之後，終於自己開槍打破了捂在人們頭頂上脆薄的蓋子，幾億人忽然間發現他們被愚弄了整整幾代人，雖然他們已經開始覺醒，但心態和精神卻早已被搞「殘」了，於是便會有今天海外讀者所看到的種種令人唏噓的現狀，而正是透過這些千奇百怪的現象，才使得我們對中國大陸的未來產生某種思考並得到某些啟示。

過去在大陸做記者的時候，就想寫一本類似《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東西，但因各種原因未能如願，現在承蒙百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的鼎助，終於使這些真實的記錄與讀者見面。

做為作者的我，實際上應該說是一個編者，因為文中一些實地素材的採訪，是由至今仍在大陸的同仁們完成的，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我只好當仁不讓了。

我很希望這本書中所描述的一切能很快成為歷史，因為民主自由的現代社會是不應該存在這些現象的。中國大陸何時能成為民主自由法制的社會，這將是我們這一代人的重任，願上帝賜福予我們。阿門。

李遠

1990.11. 於美國 Dallas

序

鄧樸方鄧小平與康華的故事	1
超生兒激增使計劃生育失控	25
廣告客戶與傳媒各施各法	52
黃色泛濫成災之憂思	65
質量拙劣使消費者慘不堪言	100
黃金誘惑中的悲劇	115
青春朝氣的導向	126
死人造墳與活人爭地之愚昧	148
環境污染與自然界的報復	174
傾斜的象牙塔	197
官僚腐化病入膏肓	236
大陸經濟改革殺人案實錄	243
幹部建高樓成風 平民無立錐之地	261
吃喝歸公不吃白不吃	284
新聞封鎖何時才見新聞自由？	303
作者簡介	

鄧樸方鄧小平與康華的故事

康華公司，幾乎沒有一個中國人不知道這個在中國當今社會僅生存了四年的太子公司，幾乎沒有一家與中國有貿易關係的外國公司不曉得這家聲名遠揚的公司的背景。走遍中國大地，康華牌子掛得到處都是，從海南省軍區辦公大樓到河北滄州的鄉下小酒館，從鞍鋼的宏偉廠房到小巷深處的木匠作坊，「康華」二個字赫然寫在長長的招牌上，彷彿像一幅招財符，給主人心中帶來一種欣慰和自豪。

「我是康華的」。「我們公司屬於康華」。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八年，這兩句話就是一種地位和權力的象徵，說者洋洋得意，聽者無限羨慕。甚至連美國駐華大使洛德向白宮做中國情況通報時，康華也被單列為一段做專題介紹。中國人視康華的響亮名聲為官倒的旗幟，西方人看康華的興衰為中國經濟的晴雨表。

然而，八十年代末期發生在中國大地反官倒的風潮席捲神州，樹大招風，康華一時間成為衆矢之的，一九八八年年底的港、澳、台及北美華文報紙無不將康華公司的名字寫進頭版新聞中，有關整頓康華公司和康華公司的種種劣迹的消息評論被排在顯要位置。日本新聞媒介刮起了「康華」熱，各大公司均出面否認自己與康華公司有關係。「中共朝康華動刀了」。

「鄧小平因康華問題提出辭職了。」「趙紫陽為康華問題準備用自己兒子趙大軍抵命了」
「……」康華！康華公司！一時間成為十億人

街談巷議的話題，成為西方中國問題專家案頭的課題，成為西方資本家大陸投資計劃中的不定式。面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新華社奉命公佈有關整頓康華公司的消息，文筆輕描淡寫，企圖淡化公眾視聽的熱點。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中國多事之秋。天災、人禍、新憂、舊患、火災、水淹、血流成河。中國人面對走進死亡谷的改革，親身體驗，親眼目睹，千般不解，萬般怨氣，逐漸凝聚成一片濃濃的疑雲，合集成巨大的能量，時刻都會巨烈地爆發，於是產生了一九八九年的民主之春。在那百萬人的遊行隊伍中，已經死亡的「康華」仍被人們寫在牌子上，成為被指責的目標之一。

康華怎麼了？康華公司做了甚麼事？大康華，小康華，滿城風雨議康華，康華真相是甚麼？……

太子的生路

鄧樸方，當今中國社會的大太子，康華實業有限公司的董事長，中國康華發展總公司的創始人，他的名字繁榮了一個從零開始的大公司，他的名字使無數人投其麾下，為之効勞。如果談康華，首先要交待的就是鄧樸方，沒有鄧樸方就不會有康華公司，這一點毫無疑問。

公平地講，鄧樸方也許根本不想有鄧小平這個父親，因為他的青春，他的魁壯身體，都因為他父親的原因而喪失了。他再也不是當年北京男十三中的那個活躍在籃球場上的小伙子，也不再是北京大學物理系成績一流的高材生。也許文化大革命中跳樓致殘的那一瞬間太深刻了，也許當年在殘疾人社會福利院糊紙盒的生活，對他的自尊和人生理想打擊太大了。那種生活在一羣殘疾人中的失落和絕望，無疑深深地影響了鄧樸方的思想和觀念，那種殘疾人自卑的心態和強烈佔有一切的慾望，無疑地支配了他以後的思維和行動。從精神心理學上來分析鄧樸方，他是一個特殊的病人，他顯要的出

身，良好的家庭背景曾給予他少年時代太多太多的夢想和希望。文化大革命中所發生的一切，使他從夢幻中的頂端跌入深淵。身體的高位截癱，使他對人生產生了一種絕望和復仇的信念，隱藏在平日微笑和廣為布施的虛偽的後面則是對人生的佔有慾和對人們施捨後的滿足。這種複雜而奇特的心理，促使鄧樸方走上了日後的道路，使他從默默無聞到聞名世界的特殊人物。

一九七八年鄧小平的平反，使因其而受難的子女紛紛揚眉吐氣，兒子鄧樸方不用再糊紙盒為生，女兒鄧楠進入科學院計算機所，小兒子鄧質方留學美國。隨着平反浪潮在中國大地掀起，無數曾因文化大革命而受難的公子、公主們開始重新揚眉吐氣，恢復那種纨绔子弟趾高氣昂的神氣。一身身西裝革履代替了一身身國防綠和將校呢，一張張印有某公司經理的名片代替了曾引以為自豪的軍職、幹職。整個世界在變化，全中國在動盪。經商撈錢已成為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最時髦的職業，入黨提幹早成為老土的行爲。

鄧樸方不是木頭人，他看到昔日的中學同學，大學同學，還有那些官職比他父親低、權力比老鄧小的諸官子弟，一個個出入坐皇冠，出差乘飛機，談吐不凡，傲氣十足，一頓飯「撮」下來少則幾百塊，多則上千元。他那本來就不平靜的內心更激蕩了。他無法忍受這些「臭小子」們的驕橫，他要使他們對他這個「癱子」另眼相看。大約在八三年公司熱最高潮的一個秋日，經常找他搖車（殘癱人手搖自行車）一塊去日壇公園晒太陽聊天的一幫殘疾人，聚集在他家地安門黃化門大街的那棟房子裏，鼓動他成立一個專為殘疾人服務的公司。談到熱烈處，一個小兒麻痺殘疾突然說道：「錢呢？我們都沒錢。」大伙不由一愣。這時有一位胖子坐在輪椅上開口：「錢還不好辦，就憑咱哥兒們的關係，往哪個部或大公司門口一坐，每家要個萬八千的還不容易。」鄧樸方眼睛一亮，幾天來一直在發愁的大問題終於有了辦法——募捐。

也許就是在這個秋日的閑聊中，也許是因為那個胖癱子的點撥，鄧樸方終於下決心走一條與眾不同的路——以捐為生。

他有他的「理論」依據，在通過鄧小平秘書轉給民政部長崔月梨的「關於申請籌建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的報告」中，鄧樸方打出為殘疾人謀福利的旗號，並列舉中外歷史上的名人為自己做台階，如列寧夫人、孫中山夫人、尼克遜夫人等等，都是當代社會福利的代言人和旗幟，對社會貢獻無法估量……

面對這篇由那個胖子，後來成為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常務副理事長的王魯光（原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王樹則之子）起草的這份申請書，着實使崔部長感到為難。因為民政部早已有類似基金會，由一位老資格副部長任主席，二是這些申請人無職無業，在最講究編制的中國大陸，按常規根本不可能想像。三是這樣一個名冠「中國」二字的基金會是甚麼樣的級別？因為申請報告中明確要求撥經費，即明白地告訴你要實做。給多大？給幾個？在關係複雜、情況微妙的中國官場來說，處理好這道難題，勝過考狀元。

掛起殘疾人基金會牌子

以後具體的細節就無從知道了，據說鄧樸方搬動了王震、薄一波、榮高棠等叔叔，王魯光則從總政他父親的關係網裏找到了免費的房子和車輛。總之，一九八四年三月中國老百姓從報紙上知道有個叫「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的機構成立了，有的人則從電視上看到一個坐在輪椅上的胖傢伙在眾多達官顯要的擁簇下在人民大會堂出席開幕式。民政部為這個沒有編制的機構從中國殘疾人和軍烈屬救濟金中撥出一千萬元開辦費，並在計劃列支中每年撥六十萬辦公費。於是位於北京西城西直門內 116 號大院的總政招待所門口掛起了「殘疾人基金會」的牌子。門口有兩位持槍的大兵站崗，給這個由一幫搖輪椅的哥兒們把持的基金會更添上一些「派頭」。

開始成立這個基金會時，鄧樸方還不敢從中撈大錢，他只是借

用基金會的官職，以籌建殘疾人康復中心、支持殘疾人教育和培訓、協助殘疾人就業的名義四處募捐，以填充永遠不會嫌多的賬號。中國的老百姓當然半信半疑，但看到外國老板幾十萬、幾百萬美金地捐，各省市也幾十萬、幾百萬人民幣地上貢，他們也就信以為真了，現在全中國有 5164 萬多殘疾人，有人管總比沒人管強。而殘疾人也真以為他們遇到了救星，整天等着天上掉餡餅，以為鄧樸方真會把以他們名義捐來的錢分幾塊給他們。

然而他們都想得太好了。做為當今中國的第一公子，他在忍辱負重十幾年後，終於有一天可以揚眉吐氣地傲視眾人，終於像他父親一樣成為衆星捧月下的中心人物。他感到從來沒有過的快感。他不會忘記一九八三年的那個秋日，不會忘記那幫幫他出謀劃策的哥們兒。同樣，他也決不會失去這個出人頭地和發財的機會。他開始以中國殘疾人代言人和鄧公子的雙重身份周遊列國，乞求那些在打中國主意的富豪們的施捨。他也雲遊各省，立逼那些畏懼他背後權勢的地頭蛇們的獻貢。他知道，鄧樸方這個名字本身就值錢，一千萬？一個億？只有天知道。反正他成功了。工人八小時工作一年不如他開口一句話，農民一輩子耕作一生，不如他在電話裏哼一聲。這世界天壤之別的事和人太多了。他再也不是那個曲卷着背，在黑暗陰冷的小土屋裏糊紙盒的「狗崽子」，再也不用費力地搖着輪椅去日壇公園晒太阳，再也不用面對王府井大街那一雙雙憐憫、討厭的冷漠目光。他現在是中國殘疾人基金會的理事長，是中國最大的也最有路子的乞爺。

康華的崛起

就在鄧樸方沉醉於滾滾而來的捐款之中時，王魯光突然警告他捐款數目日益減少。因為外國的捐錢者醉翁之意不在酒，當得不到所期望的收益時，自然就停止了以前的許諾。而國內有錢的省份和機關不多，募捐給老鄧兒子大多是一次性的進貢，不可能永遠捐下

去。

這時的鄧樸方才醒悟到以乞為生的路不能持久。好在這時麾下清客已多，謀士不愁。於是幾天後，關於組建中國康華實業有限公司的方案出籠，一呼百應，幾個月內就掛牌開張營業了。此時的基金會已是腰纏幾千萬的大老板，大錢生小錢的簡單道理使其在康華公司身上下了血本。當然，八四年成立的康華實業公司並沒有辜負小鄧老板的一片苦心。該公司在董事長鄧樸方的領導下，四處「投資」，八方撈肥，僅一九八五年一年就贏利九百九十七萬元，一九八六年一千七百五十六萬元。一九八七年二千二百萬元。這在中國大陸企業發展史上，可謂是驚天之奇迹。

如果讀者當年有機會去過東單內務部街上那幢鐵皮搭成的康華實業公司總部的二層簡易樓時，你根本無法相信這就是法力無邊的康華公司，因為它的外觀太「簡易」了，形象太寒酸了，使人無法聯想到幾百萬噸鋼板或幾萬台錄像機的進口會和這幢簡易房發生聯繫。但當你走進鋪着花織紅地毯的裏面，聽着那此起彼伏的電話鈴響，和那些出言不凡，語氣驚天的談吐，你也許認為你走錯了門，好像進了三里河國家經、計委的大樓，甚麼「十萬噸高質精煤？小意思。」

「二船生鐵？我打打電話說一聲。」

「一萬台聲寶彩電？後天我給你回音。」

「一百噸盤條（鋼筋）？我下星期調給你。」

中國康華實業有限公司成立後，打着為殘疾人謀福利的名義象徵性投資辦了一些工廠。但誰都明白在大陸辦工廠投資大，回收期長，利潤低，是吃力不討好的投資，所以鄧樸方只是在工廠問題上虛幌一下，然後將大筆募捐得來的錢投進生利快的進出口貿易上來。一時間康華從日本進口的電視機、錄像機充斥大陸市場，將這類電器用品價格壓下一個數量級，打垮了衆多對手，然後一個調

價，大賺了二百多萬元。同時利用其特殊的關係，從經貿部搞到大批許可証，大肆倒賣進口鋼板、家用電器、販運受控物資石油、煤炭和棉織品。一時間，康華成了中國最有辦法的公司，不准賣的東西康華敢賣，不好買的商品康華能買。康華公司的人人數不多，口氣滿大，彷彿個個都揣着老鄧的聖旨，趾高氣昂，不可一世。

總公司派生分公司

籌辦南方公司，總公司撥款五十萬，其餘錢「自力更生」。南方公司經理汲鵬先就在廣州最豪華的五星飯店——花園酒店包下十間大房，然後直飛北京向老同學樸方乞錢。念及在男十三中打羣架結下的那份情誼，小鄧把南洋煙草公司捐給的五千箱洋煙批給小汲，讓其變錢爲本。自此，廣州市大小賓館開始大批兜銷「555」、「健牌」、「福字」等洋煙，並擴及到廣東省和內地各大城市，像一百多年前鴉片登陸一樣，外國洋煙通過康華之手佔領中國，康華公司得到了幾百萬、幾千萬的人民幣，中國人染上了至今改不掉的洋煙癮，外國煙草公司得到了長久的客戶和財源，各有所得，各得其樂，而國內則從此被洋煙燻得烏煙瘴氣，再無寧日。

像推銷洋煙一樣，康華公司爲了賺取更多的錢供少數人揮霍，根本不考慮後果。八五年該公司從日本一小經銷商手中進口一批松下淘汰產品，並利用其特殊的關係推出市場，客戶買後毛病百出，卻找不到修理的地方，原因是這批 NC - 370 錄像機在日本早已停產，根本無配件可供。康華看中了低價格和高回扣，不顧中國人的利益，而黑心地賺得幾百萬從中國老百姓嘴裏省下的辛苦錢。至今在中國大陸的老百姓手中還有不少於一萬台根本無法用的 NC - 370 松下錄像機。

當然賺老百姓的錢是不太好賺的。錄像機、電視機只是康華利用市場缺貨而賺的比較成功的一票。實際上賺國營企業的錢，本是康華斂財的真正出路，八六年康華南方公司伙同香港某間大中資機

構，看準國內冷軋鋼板緊俏的市場，從南韓進口幾千噸冷軋薄板，由於沒有進口許可証被深圳海關扣住。官司打到中紀委，康華公司先發制人，告到從深圳海關關長到文錦渡海關值班員的六七個扣鋼板的有關人員，最後以受賄罪逮捕一千人馬。而康華的鋼板則順利進入了國內市場，與薄一波兒子薄熙永控制的中國汽車工業公司合伙高價賣給長春汽車製造廠和湖北二汽，贏利幾百萬不說，僅南韓公司的回扣就達數十萬美金。這些錢去向何處，無人知曉，反正沒有入公家賬。

另一起倒賣一千萬碼全棉漂白布出口許可証的事件，也可以使人看出康華公司是怎樣從中發展成一家聞名全國的大公司的。一九八六年夏季，康華實業有限公司大連分公司一位公子，打着為殘疾人基金會募捐的名義，要求經貿部大連辦事處批給白布出口許可証。衆所周知，香港製衣業百分之八十的原料布要從大陸進口，而全棉漂白布則是緊俏貨中的上貨。由於這種布國內也是缺貨。所以誰能搞到出口許可証，誰就能賺到大錢。康華大連分公司和經貿部大連辦事處向經貿部匯報說有一港商願捐款二百萬港幣給殘疾人基金會，條件是能買一千萬碼全棉漂白布。看到報告和殘疾人基金會的大紅印，經貿部不敢不買小鄧的賬，立即無條件批准。誰想一個月後，該出口許可証被深圳九龍海關扣下並上報海關總署。經查才知道康華申請出口一千萬碼出口漂布許可証的理由，只不過是個故事。他們得到許可証後，立即以五十六萬元的行價，賣給深圳一私人公司，結果在出關時被海關人員發現並扣住。該公司有口難言，五十六萬元付之東流。而海關總署則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地不了了之。一九八六年整黨時，鄧樸方以「不清楚具體情況」而一推了之，下面的人也往上推，推來推去，就把事情推沒有了。

所以，康華實業有限公司在短短的三年時間內，利用其特殊的背景，不擇手段地賺取人民幣高達五千多萬元，平均人均創利二十

萬元以上，真可謂「高利」企業。不但如此，康華公司還享受財政部免徵所得稅的特優條件，所賺錢財，一分錢不少地流進鄧樸方的腰包——中國殘疾人基金會的賬上。鄧樸方這時再也不坐那輛他原本十分羨慕的「皇冠」車了，而是新購進一輛「奔馳」三三〇豪華專用轎車，並有四、五個保鏢加傭人天天不離左右地跟隨，儼然成了中國二世。

鄧樸方在政治舞台佔了位

康華，這塊牌子經過三年「磨煉」終於在中國大地「戳」起來了。大陸新聞媒介不失時機地拍馬屁、捧臭腳，吹噓康華經營有方，「在強手如林的經營領域裏迅速崛起」。

但是，這時的鄧樸方已不再是三年前整日坐在輪椅上晒太陽的鄧樸方了。他已經懂得了權力的力量，金錢的神通。他已不甘心再做殘疾人的代言人這一區區小角色，他開始尋求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像他父親一樣佔有一定的位置。

一九八六年下半年，鄧樸方、王魯光（基金會副理事長）、賈虹生（基金會秘書長）、黃大樹（康華實業公司總經理）等人開始經常聚會，並分頭游說從中顧委到國務院各部委的老頭兒們，希望獲得支持成立一家部級的大康華公司。即，組建一家與中國信托投資公司同級的國家級公司。擴張康華實業公司的權力和業務範圍。這實際上是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

一九八六年官倒受到中國老百姓的強烈指責，康華公司首當其衝，人們對於殘疾人基金會強行攤捐表示出強烈不滿，對康華公司的人到處招搖撞騙十分憤怒。共產黨在內部意見紛爭的情況下，不得不用整黨走過場，鄧樸方在形勢壓力下，忍痛辭去康華實業有限公司的董事長。但他則四處游說籌辦更大的康華發展總公司，先後拜見十幾個中央實權人物，得到一批老人幫的支持，使主持國務院工作的趙紫陽不得不於一九八七年六月三日批准成立中國康華發展

總公司，直屬國務院，業務上歸殘疾人基金會，領導是部級編制。並特批減免所得稅和調節稅，具有進出口貿易經營權。這個批件當時在北京上層社會圈子裏成爲熱門話題，這標誌着鄧樸方在其踏入政途的計劃中又勝利地邁進一大步。

北京及全國各地又一次掀起了康華熱，人們紛紛找路子托關係，企望調入這個大牌公司撈一票。甚至連冶金部部長唐克都放棄舒適的中信公司第一副董事長的飯碗，跑到康華「拚老命」。同年九月二十二日和十二月二十六日，國務院又分別任命唐克、高揚文（原煤炭部長）爲康華公司正副董事長，韓伯平（原北京常務副市長）爲總經理。八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康華發展總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局正式註冊，註冊資金二億人民幣。

這樣，原來沒名沒份的中國殘疾人基金會，此時成了一家部級公司的業務主管單位，按康華人的話：「樸方現在是副總理級的了。」更令人可笑的是，國務院有關文件明確規定康華公司的利潤要交給殘疾人基金會。真是天大的奇聞，一個由政府投資並免稅的國營部級公司，竟然要向由幾十個三四十歲的公子哥湊成的所謂基金會交錢並受其控制——這就是當代中國的政治，一個西方世界永遠無法理解的政治體系。

康華公司從一九八四年三月成立到一九八七年六月大康華公司組成，在中國的官場上，才算是真正地「崛起」了。

太子的牌子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兩個四川人巴金和鄧樸方坐在了一起。巴金說：「我這一生沒說幾句假話，問心無愧，死而無悔。」鄧樸方則呆呆地望着坐在他對面輪椅上的巴金老人許久，喃喃地道：「我估計我今後十幾年一定是非常難過的。」

也許是殘疾人一種特有的預感，鄧樸方已經預感到自己將在劫難逃。不管當時小鄧是甚麼樣的心情，但一九八九年發生的六四大

屠殺印証了他的預感，我們同樣無法知道他這時的心情如何。

據說，在一九八六年整黨過程中，鄧小平面對自下而上提出的有關鄧公子的問題，開了一次家庭會議。當鄧樸方為自己開脫，表示自己從沒有犯法違紀時，老鄧當着自己兒子的面居然認定大公子冤枉，並鼓勵其幹下去，表明有老爸在，你不要怕。憑良心講，鄧小平也許覺得身為父親，欠兒子的太多。因為鄧小平從小喜歡這個聰明的大兒子，文化大革命因他的倒台而間接的使兒子致殘，從一個人的感情上講，他總是想方設法滿足兒子的一切要求。所以在中國政壇上，老鄧唯我獨尊，別人對他的勸告和建議他從來聽不進去，以致發展到後期的沒人敢對他講真話，只有鄧樸方的話他才聽得進去，而且絕對相信。歷史彷彿真的會發生輪迴，當年毛澤東臨死前也是只相信他侄子毛遠新的話，如今反老毛的老鄧卻走老毛的履轍。歷史是沉重的。

八六年一位《經濟日報》的高級記者乘坐康華公司屬下的一家出租公司的出租車，要求從王府井到西苑飯店。車行至西單路口，司機突然要求顧客下車，說是已經十二點了，要回家吃中午飯。該記者一聽非常生氣，掏出記者証說要告司機領導，該司機輕輕一笑道：「還不趕快給我滾下去，老子是鄧樸方公司的，鄧樸方的老子是老鄧，你個破記者能告誰？」

此事在新聞界喧鬧一時，但最後也不了了之，因為《經濟日報》總編的兒子在康華公司任職。

康華公司當年在中國大陸橫行霸道的氣焰十分囂張，無論生意大小，買賣還未開始談，先打出鄧樸方的牌子，隨意買空賣空，價格或數量上稍談不攏，就聲稱：「找你們省長、省委書記去！」大帽壓頂，趾高氣揚。嚇得小地方的人不知所措。

幾乎成了天下第一公司？

一九八六年康華公司一批鋼材被廣東海關扣住，理由是申報單

材料不全，康華南方公司的馮副總經理立即率人從廣州驅車直下九龍關口，指着值班人員的鼻子破口大罵：「你們也真瞎了眼，敢在太歲頭上動土？！」海關人員剛想說明幾句。該經理立即皮包裹掏出無綫電話機，按了幾下號碼後大聲說：「給我接李灝（深圳市長），我是馮榜晨。」接着就對着電話斥責深圳海關辦事沒水準，打狗也要看主人等等，直到李灝秘書李鋒開車趕來，逼迫海關放行才算了事。

中國大？康華大？康華公司的人好像從沒認真想過。他們認為自己的老板是鄧樸方，後台是老鄧，那麼天字第一號自然是康華公司。

「我是康華的。」這句話好像一帖護身符，可以無法無天，橫行霸道。康華公司南方公司是中國康華發展總公司最大的贏利企業，平均每年「創利」幾百萬元，卻從不執行地方政府的有關規定。廣東人說：廣東的省長是葉選平，康華的老板是鄧樸方，兩個人同輩，但老子卻是老鄧大。意即廣東省管不了康華公司。筆者手頭有一份廣州市東山區稅務局文件「文審稅（一九八八）零零一號」。該局對康華南方公司審查偷漏稅結果報告是：「該公司漏交稅五萬二千九百六十七元四角，多交稅二十七萬四千零五十一元八角八分，應退還給該公司。」真是荒唐透頂！一個堂堂國家稅務部門，竟出此矛盾百出的報告，而且爲了討好對方，不惜以國家稅金做退稅款送禮。由此可見康華公司的地位有多「賤」！

康華靠鄧樸方的牌子打開了大陸天下，鄧樸方靠鄧小平的牌子吃遍四方。那麼康華的牌子值多少錢？鄧樸方值多少錢？

一九八八年三月九日，《人民日報》訊：「日本伊藤忠商事株式會社向中國康華發展總公司提供十億美元優惠貸款的合作協議，三月八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簽署。」

這個消息轟動全國乃至世界，在中國經濟界引起一陣波瀾。要